夜深忽梦少年事

（一）

陈海觉得侯亮平真鸡儿烦。

嘴挑脾气臭，动不动就跟人冷战，还专挑自己睡着之后才乒乒乓乓回寝室，“咣当”一声跳上床，还不过瘾似的要晃两晃，他甚至怀疑这个大少爷到底是不是个男人——这哪儿来的磨磨叽叽又难缠的个性，得亏是自己这个老好人才容得下这种极品室友。

“海子，这些个问题嘛，你可也不能全怪猴子学弟，”祁同伟往嘴里灌了口可乐，促狭地冲陈海挤了挤眼，“你说要不是你把他给惯的，他能像现在这样跟大小姐似的嘛。”

陈海一言不发只叹气，还未等觉察到诡异气息的祁同伟继续开口劝解，就一甩手把浮着冰块的矿泉水瓶砸到桌上，发出哗啦啦一声响。摔完水瓶过去半晌，依旧两厢沉默，祁同伟还战战兢兢等着这位陈大少爷开口骂娘呢，陈海却又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回了板凳上。

“不是，我说海子，你这唉声叹气地一句接一句，到底是侯亮平又给你捅了什么篓子？”祁同伟还真没见过自己这位“治侯有方”的学弟给侯亮平闹得这么没脾气过，倒也是真好奇了起来。

陈海怏怏抬起眼睑瞟了祁同伟一眼，拧开了被摔得歪歪扭扭的矿泉水瓶，咕噜噜把一肚子闷气全混着凉水吞了回去。

这可怎么说呢，他觉得侯亮平是真烦——尤其是在他对恋爱事业抱有莫名幻想，连做梦都想泡到隔壁班的班花撑面子的时候。

这事儿陈海是三天前知道的。

那天晚上他俩都在学会聚餐里喝多了，勾肩搭背踩着门禁的铃声跌跌撞撞破门而入，滚到了陈海的床上。陈海在侯亮平的欺压之下睡了下铺，最不喜欢的就是一身灰往自己床上挨，可偏偏这时候一身酒气的侯亮平倒是一反常态，乖得跟只睡懵了的大猫似的，运动鞋还有一只挂在脚上呢，在床上那大半个身子却早已经裹进了被子里，舒服得皱起鼻子来。

“哎，我的侯大少爷，”陈海好歹也被人灌了五六瓶啤酒，舌头捋不直可还想着上下铺的事儿，“当初可是您钦点的上铺，这会儿把我的床占了是什么意思？”他一边抱怨，一边歪歪扭扭走到侯亮平边上，想把他从自己的床上拉起来。

“闭嘴！”侯亮平虽然半梦半醒，脾气却不见得收敛，甩起一巴掌就把搁在自己胳膊上的手给打了下去。这回陈海可就忍不了了——这时候都是醉鬼，平日里默念三次的“有容乃大”早已抛之脑后，况且这会儿要是打起来，你侯亮平就算是翻天的猴子，也能给我陈海按着天灵盖儿压回床上去。

这么想着，陈海撸高了袖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把侧卧的侯亮平翻过身来，压实了他挣扎的肩膀，扬起手就要狠揍一顿。

可陈海从茫茫酒精中找回了那么一丝理智，定睛看了看侯亮平被压了两道红印的脸颊，还有吐过一次后泛湿的眼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我去你妈的，从来不说脏话的陈海文明地在心里骂了声娘，算是栽你小子手上了。适才这一番动作惹得陈海酒气上了头，自己也开始迷糊起来，正思忖着要不就跟侯亮平搭个床讲究一晚得了的时候，醉成一团的侯亮平突然睁开了眼，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陈海使劲瞧，跟街头搂在怀里的小狗崽似的，一个劲蜷起身子。陈海一时之间竟也回不过神来，五六瓶黄汤下肚，就为侯亮平把平日里那股闹腾恼人劲儿给揭去了，又或许是陈海自己也醉得厉害了，竟突然发现了自己这位发小、大学同学以及从小到大的甩锅侠，长得还是有那么一点好看的。

年轻人特有的青色的短胡茬从侯亮平的下巴上冒出个尖儿来，他的双唇连睡着的时候都是撅着的，跟平日里捉弄嫌弃陈海的表情没什么两样——不对，陈海突然中断了思路，还是有那么些不一样的。眼前的侯亮平一脸迷糊，困惑地纠结着眉头，双眼皮更深了，将睡未睡地耷拉着脑袋，跟清醒时候的混世魔王根本不是一个人。

……猴子还真是生了一副好皮相，陈海暗暗想，难怪那些学姐学妹们都喜欢——

“茜茜，”明明是醉晕的侯亮平开口却是字正腔圆，“跟我谈恋爱吧。”

——我去你妈的。

陈海重新找回了给侯亮平一大耳刮子的冲动，趔趄着站起身，结果还是不忍地甩给他一块儿毛巾，替他擦干净了脸才爬上上铺。

这算个什么事儿啊，敢情刚刚把我当隔壁班班花了？

偷听了侯亮平醉话的陈海心里莫名不是滋味，翻来覆去合不上眼，烦躁地抓着头皮，探出头去看下铺窝在一边儿熟睡的侯亮平，他埋在被子里，只露出小半张脸，却看得陈海百爪挠心。

这小子，不会真恋爱了吧？

陈海紧握塑料瓶，又想起这茬来，不过这事陈海不可能跟祁同伟通气儿，所以祁同伟只能在边上琢磨陈海那副高深莫测的纠结表情，心里急得直跳脚，面上却努力保持平静：“海子，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出来我也好帮你一起解决吧？”

陈海淡淡看了祁同伟一眼：“学长，你觉得3班的茜茜怎么样？”

“还可以吧——啊？”祁同伟猛地抬头，一声惊呼可谓是九曲十八弯，硬生生压低了几十分贝，“你想追她？”

陈海犹豫着轻轻点了点头，随即又决绝地摇头。

祁同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诶，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想追她，”陈海硬着头皮支支吾吾，“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她。”陈海说完这番话就后悔了，这怎么听着就这么别扭，他自己都替自己难为情。

果不其然，祁同伟盯着尴尬的陈海看了半晌，终于面露怀疑地给陈海介绍起吴茜茜的情况来。长篇大论完了，祁同伟又不作声盯着陈海良久：“陈海同志，我们都是学政法的，你要知道性骚扰是——”

“谢谢您了学长，”陈海实在受不了祁同伟质疑中带着同情的眼神了，“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死猴子，陈海一边抹冷汗一边腹诽，我为了你可是背了千古骂名啊！

（二）

高育良近来开始怀疑，做侯亮平的导师是他教书生涯中最大的败笔。

“侯亮平，你很行啊你，”高育良恨不得把桌上的民法大全磕在侯亮平的脑门上，“你这是演西厢记还是红楼梦呢？就差怀里揣着块玉打包行李的吧的吧跟人搁那儿私奔了吧？”

“不是，老师，您听我说，”侯亮平缩着脖子，像是只被人扯住尾巴的猴子，“老师您想，这现状，怎么看我都是受害人啊，您不能再给我雪上加霜吧？”

“不给你雪上加霜，难道还给你雪中送炭，好让你们这把火烧得更旺些？！还有你，陈海，”高育良调转枪头，“我叫你看照侯亮平这个猴崽子，这回怎么捅出这么大一篓子来？！”

“高老师，你别提了，这一提陈海我就气，我弄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他——”

“你给我闭嘴！”高育良气得浑身直哆嗦，“人陈海一天到晚给你擦屁股，连你找女朋友都在边儿上担待着，你倒好，一出了问题责任全推他身上了，顺便还把人家给拖下水了，你这算是什么朋友？！”

“老师，我——”

“得了得了，别解释了，三千字检讨，一万字婚姻法读书笔记，下周交给我！”

“啊？又写读书笔记？”侯亮平的脸都快皱成了一团，撇着个八字眉可怜兮兮求饶，“高老师，这回能不能换个项目啊？”

“换项目，你还想换项目？”高育良又朝着侯亮平走进了一步，毛衣叠衬衫也挡不住他一身怒气，“我跟你说，你不仅要把笔记和检讨写了，我还要限你在三天之内把吴茜茜的问题给解决了！一个女孩子，整天在男生宿舍楼下蹲点截人，像个什么样子嘛！”

“……哦。”平日里儒雅文气的高育良发起火来简直就是丢进水里的一把闷炮，炸得侯亮平这尾湖鲤昏头转脑，打蔫儿地垂下了头。

陈海站在侯亮平边上，偷瞄了一眼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的侯亮平，看着他那霜打了似的模样，心里头倒颇有几分泄愤的快感；但这往日里无法无天的猴子现下被可怜巴巴地压在了五指山下，无端端让陈海生出些心疼来。他抬眼看了看还在气头上的高育良，轻轻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低声说：“先走吧。”

侯亮平转过头瞪了他一眼，张嘴刚要和他理论些什么，却被陈海及时捂住了嘴：“我的祖宗，有什么事儿出去说，你还嫌被骂得不够啊？”

侯亮平撅起嘴想了想，觉得陈海说得有些道理，但仍是不解恨地再次扔个了他一把眼刀，憋着一口气一声不吭跟着他走出高育良的办公室。

刚一跨出门，侯亮平就拉下陈海捂在自己脸上的手，瞪大了眼盯着陈海看了好一会儿，冷笑一声：“陈海，你今天可算看了我的笑话了吧？”

果然来了，陈海心中暗自叹气，抬头挺胸直面眼前的狂风暴雨：“猴子，你这话说得我就横竖不是人了啊，这吴茜茜的问题，追根溯源还不是你自己挑起来的？”

“哦，你也知道是我自己挑起来的啊？那我的事儿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劲啊？我请吴茜茜喝咖啡，你给她递花，我请她听音乐会，你骑车送她赴约，好不容易她有时间来看我篮球赛了，你倒好，坐她边上一起给我呐喊助威呢？”此时侯亮平心里由于陈海的“出卖”行径是又委屈又气恼，一连串的指责里还找到了点陈海“犯罪”的蛛丝马迹，“不对啊，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想追吴茜茜的？！”

“额……”陈海装作一副回忆的模样转过了脸，不知道该把视线往哪个犄角旮旯放。侯亮平要是知道自己趁他酒醉偷听他说话，还以此为把柄阻挠他的恋爱大计，估计能气得小半个月不跟自己说话。陈海想象了一下在外头叽里呱啦的侯亮平一到寝室就闭嘴修仙的样子，冷不丁打了个哆嗦，连忙晃晃脑袋——这后果有点儿严重。

于是他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那啥，海子，不管怎么说这结果还是好的嘛，你看吴茜茜现在对你这热情——？”虽然这么说挺昧着良心的，但为了安慰面前这只跳脚的猴子，陈海还是向侯亮平揭示了这一点。

“好个屁啊好！我本来就只是……”侯亮平自觉失言，及时把剩下半句话咽回肚子里去了。

“本来？”陈海听出了不对劲儿，“本来你想干嘛？”

“……本来我也没有怎么样！“侯亮平白了陈海一眼，掩饰起了自己的尴尬，”你说你都这样给我使绊儿了，这吴茜茜到底看上我哪一点啊？我改还不行吗？！”

“嗨，谁能想到她就喜欢你犯蠢的样子，还爱不释手，”陈海也无奈极了，“诶，你一开始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你就别给我问了！”侯亮平蹬蹬蹬地冲下楼梯，拉长了脸站在办公楼门口。

“行行行，我不问，不问成了吧？你别老给我摆副臭脸，”陈海把自己的车从车库里拖出来，松了锁，长腿一跨坐上了车座，“你车呢？再不走该撞上吴茜茜的下课时间了！”

“我没骑车，”侯亮平懊恼地看着手表，恨不得把眼前的车锁钳断，尽快脱离苦海，“陈海，要不你……”

陈海一瞧侯亮平把眼神转到自己身上，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连忙摆摆手：“不行不行，这吴茜茜抓的又不止你一个人，现在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要是被她逮住了，还不得你来救我啊？”

“谁会救你啊……”侯亮平虽然嘴硬，心里还是觉得陈海说得又几分道理，愈发泄气了，“那你说，我可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啊？”陈海拍了拍自己的自行车后座，“我载你回去呗！”

“……我不同意。”

感情这小子还在跟自己赌气呢？陈海差点儿给他气笑了：“猴子，怎么的，你还想一路疾风带闪电地跑回去啊？你也不怕路上碰见下课的吴茜茜？”

“丢脸。”侯亮平硬邦邦地丢下两个字，双手抱胸转过身子去，却把泛红的耳后暴露在陈海的视线下。

“啊？”陈海揣着明白装糊涂，偏偏要让侯亮平再说一次。

“我说，丢脸！哪有男生坐后座的啊？要不你起来，我载你！”侯亮平转回身子，面带尴尬，明明话该是说得理直气壮，可他却没好意思提高声音，只咬牙切齿挤出这么几个字来，耳朵上的赧然之色进一步晕染到了脸颊上。

“诶，这可是我的车，我说了算，”陈海看着侯亮平吃瘪的样子，心里反倒冒出几分得意的欢喜来，“你给个准话，到底坐不坐？吴茜茜可快下课了啊！”

侯亮平皱着脸看了眼手表，再看看自己这个乘势欺人的发小，一咬牙：“我坐！”

于是侯亮平一米八的个子，就这么憋屈地侧坐在了陈海的自行车后座，不堪重负的老爷车一路吱呀吱呀咣当响着，颠簸得侯亮平不得不抓紧陈海的衣襟，直往下扯。

觉察到的陈海把头微微一转：“猴子，搂紧了。”

“……好。”

（三）

刚一到寝室门口，侯亮平就迫不及待地从陈海的后座上跳了下来，急吼吼往寝室里钻，一个没留神，撞上了正打算出门的程度。

“诶，这不是亮平吗？”程度一把拉住毫无留意的候亮平，脸上写满了揶揄，“你跟那个吴茜茜，发展得怎么样了啊？”

侯亮平一听这话，脸色霎时间就难看下来，拧紧眉毛一言不发，正打算毫不客气地甩下程度握在自己胳膊上的手，却恰好被三两步追上来的陈海按住手背，轻轻拍了拍，示意他别过分情绪化处理问题。没想到正当他要开口斡旋这尴尬的氛围的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又笑嘻嘻地开了口：“亮平，我听说你可是魅力大得很啊，陈海对那个女生穷追猛打，到头来人家还是对你死心塌地的吧？哟，她又该到楼下等你了吧？”

陈海此时恨不得把程度的脑袋塞到洗手池里，干脆把他缺了一块的脑子倒进下水道一了百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吧？他忙不迭扯住侯亮平的手，尴尬地笑了笑：“我们这会可是出了大洋相，程学长别开玩笑……”

“哼，哪里是什么玩笑？”没想到这次竟是侯亮平冷笑一声，打断了陈海的话，“我看啊倒是我坏了你的大计，算是我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吧？陈海你别老对我使眼色，我还就得一辈子听你的了是吧？我还就得一辈子被你管着了是吧？！”侯亮平充分发挥了辩论队长的风采，说着一长串话连大气都不喘，独独眼圈因着怒气而逐渐晕红，连带着嘴唇也开始发颤。

“不是，猴子，我这不是——”陈海这下子明白了什么叫百口莫辩，这理由嘛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难道说自己不乐意待见侯亮平谈恋爱？他狠狠剜了状况外的程度一眼——从没见过你这样的搅屎棍！

侯亮平一路快走回寝室，正喘着粗气，转过身来刚要压着门后不让陈海进来，急匆匆赶上来的陈海就用一只手扶住了门框，硬生生把门缝拉开了好几倍，挤到了侯亮平面前；侯亮平瞥了一眼满头大汗的陈海，毫不在意地双手抱胸留给了陈海一个背影。

“侯亮平，你是真觉得我天生就得要伺候你是吧？”窝了一肚子火的陈海也憋不住了，“我好心好意替你擦屁股，你就摆这副脸色给我看？”

“那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谁从中作梗，事情才闹成这样的？”

“我承认是我还不行吗？我什么时候推卸过责任了？！”

“既然你知道是自己的责任，凭什么不替我擦屁股？！”

“是，还不是我自己脑子搭错了筋，”陈海自暴自弃地冲侯亮平吼了一声，“要不是我看着你要恋爱心里难受，我能一天到晚跟在那个吴茜茜屁股后头吗？！还不是你说想追她，不然谁惜得做这种事啊？”

“我本来就是跟人打赌，从头到尾就是个玩笑，谁知道你从谁那里听到的这种无聊的八卦，硬往我头上扣帽子，这不是逼我霸王硬上弓吗？！”

“这话明明就是你自己喝醉了酒说的……”陈海及时截住了话头，突然反应过来，抓住了侯亮平话里的重点，“你说什么是个玩笑？”

“陈海，你胆子大了啊，你还偷听我说醉话？”

“我要是不听你喝醉了胡咧咧，我能知道你的恶行吗？！”

“谁要你知道了？我谈恋爱还要你管了？！”

“怎么不归我管？你从小到大都是我的人，我不管谁管？”

侯亮平居然被陈海的话哽得无言以对，甚至还有害臊的热度往脸上蔓延的趋势，他张口结舌：“陈海……你说什么……”

“我就是稀罕你，就是见不得你谈女朋友，我从小宠你到大，还不兴我不乐意把你给让出去了？”陈海冲着张皇的侯亮平又迈了一步，“我就是吃味儿，就是要听你说梦话，你自己都往我怀里钻了，我凭什么不能占便宜？！”

“不是……你，我，”陈海突如其来的一记直锤砸得侯亮平脑袋发昏，面对眼前气势汹汹的发小，他头一回这般没有底气地倒退着靠到了墙壁上，急得满脸通红，“你这是强词夺理……我……”

“你什么你，”陈海再次往前一步，拉开侯亮平遮住脸颊的手，“这件事儿我那天喝醉了我就想做了！”他扬起了拳头，刮起一道疾速的气流，冲着侯亮平的颧骨打过去，吓得侯亮平下意识眯上了眼，却在他脸廓的几厘米之外停了下来，转而松开手掌，捧住了他的脸颊。

陈海伸出拇指，揉了揉侯亮平由于紧张而皱紧的眉尖，轻轻将嘴唇覆盖在侯亮平微张的双唇上，随后重重地压了一下，舔了舔他的唇角，继而贴近了他的耳廓。

“这件事儿我老早就想做了。”

END.

最后给自己的ooc来一个无力的辩解：我觉着侯局就是那种，外强中干（呸，表面看起来混世魔王得理不饶人，其实心里柔软可爱得不得了，特别相信那种浪漫主义式的纯粹正义，非常感性化，相当反差萌

然后陈局就是那种，面上顺着侯局，说什么应什么，其实特别有原则，而且直接起来让人害怕，或许还有一点切开黑（详见侯局抱怨陈局在大学的时候欺♂负自己，非常撩，同样相当反差萌

所以他俩就相当于，彼此表里互换互补，天哪为什么这么般配（粉丝滤镜80米

最后的最后，其实我本来在文章的最后是要安排俩人吵着吵着表白再angrysex的，结果，这个吵架堪比秀恩爱，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好好的angrysex居然被化解了？？？？？

啧，幼稚又可笑的爱情（。

之后俩人回寝室，给程度碰上了，程度这个搅屎棍啊，就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然后俩人就回寝室吵，吵着吵着就打啵，打啵打着打着就打炮了